



儿时的记忆——零食



已过而立之年的我,对吃已经没有了太多的苛求与期待,每次看到儿子兴致勃勃地品尝着妻子给他买的各种零食的时候,不禁会想起我的童年,那些关于吃的记忆……!母亲说我出生的那个年代,国家正值动荡的时期,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(那是一个精神比物质更高贵的岁月),两毛钱一斤的粗饼干(长方形、黑色粗面制作)也不能时时满足我。后来的日子好过了,江米条、鸡蛋糕、桃酥是我的最爱。

童年的麦芽糖、棉花糖、爆米花现在看来,已然是一种奢侈,有时偶尔能碰到买些回来嚼嚼,早已没有了童年的味道。一个北京面包(油纸包装;长圆型普通面粉加香精、只有北京有的卖)几块豆板糖便使我快活许多日子。因为那时的国家属于计划经济时期,很

多商品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,更多的食品我们会动手制作,记得十分清楚的:在我的家乡有一种类似胡杨的树木叫沙枣树(木本科,十年生落叶植物),树型扭曲,植表似榆树状。叶片小、呈椭圆型,每年五月开花,花香浓郁几与桂花香味媲美。六七月间,树上结满花生粒大小的果实,果实呈青色略带白霜。摘一颗放入口中,沙中带涩,细品是一种淡淡的甜。若是谁家大人孩子腹泻,痢疾吃上几颗,立马见效。我们那时便爬到树上,冒着被树刺扎伤的危险,摘上几捧回到家中,往锅里倒入几滴清油,化一粒糖精(爆米花时常用)将沙枣糖精倒入锅中翻炒,待糖精水被锅收干后即熟。放入嘴中,细腻甜美中带一丝油意,醇香无比。有时为省事,也会买校门口小摊上的一毛钱一袋的。这些沙枣是商

人用竹竿从树上打落地下,然后用笊帚扫起,捡取枣叶与沙土包装的。有时难免良莠不分。一次在电影院里摸黑吃时,就误将一粒羊屎蛋吃到嘴里嚼了一会便觉不对劲,跑到亮处,吐出一瞧,纸包里还有许多,便索性扔掉,从此再也不吃……另外还有诸如槐花、酸枣、青杏、桑葚,也都在那个特有的年代里逐一品尝,记忆犹新,回味无穷。

夏季的一根五分钱的豆沙冰棍,冬季里炒过的瓜子花生,春天的花蜜、秋后的梨枣。每一样都有我为之贪婪的记忆,时至今日,那场景历历在目,犹显眼前。到后来时光进入了80年代,家家户户的日子开始好过了,各种果脯、杏肉、情人梅、酒心巧克力之类零食层出不穷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生活当中,我又一次品尝到了改革开放带给我的诸多“好处”。记得那

时,姐姐买了两袋话梅,分给我一袋,我顷刻间将自己的话梅消灭掉之后,像猪八戒望人参果一般,瞧着姐姐的那袋,可姐姐丝毫没有要吃的意思,我也不好再去讨要,多少个日子里,总是盯着那袋没有开包的话梅发呆。终于我有了办法,将塑料真空包装袋的底部用刀片沿隙缝处划开一个小口,将里面的话梅一颗颗吃掉,然后吹入空气使之饱满放在原处,当我低劣的狡黠被识破后,家人前俯后仰的嬉笑令我无地自容,在那个岁月里为了吃,我掏空

心思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。

前些日子儿子过生日的时候,妻子为他买了小蛋糕,点上了蜡烛,戴上了赠送的纸冠共唱生日歌的那一瞬间,我想起了自己儿时的生日。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寒冬黎明,母亲用清水给我煮了两个鸡蛋,临出家门母亲把鸡蛋放到我的手上叮嘱我:“今天是你的生日,妈给你煮了两个鸡蛋,祝你快乐”。上学的路上我急不可耐地一边走一边剥一边吃着,散落的鸡蛋皮星星点点于我的身后,伴着我走过了童年的每一个日子……

色香味全

泡椒鱼皮



食界传奇

黄金肉

黄金肉又叫油塌肉片,是用上好的新鲜猪肉制作而成,是满族古老的宫廷风味名菜,曾被列为满族珍馐第一味,自清朝建立以后,每临大典盛会,酒席宴前,第一道菜,必须要首先上黄金肉。

相传,满人努尔哈赤在未发迹前的幼年时期,因家道中衰,曾流落辽宁抚顺,最初,在女真部落首领家当一名伙夫。当时,这位部落首领很讲究吃喝,每进膳需

八菜一汤,金盘细绘,必不可少。有一次宴请宾客,他选定部落中一位善烹调的女仆司厨,由努尔哈赤做帮手。当女仆做完第七道菜时,突然晕倒。此时,外厅正等着叫上最后一道菜,努尔哈赤见状,急中生智,忙将切好的里脊肉,裹上蛋黄液,入油锅迅速颠炒后装盘送上,首领尝后,觉得味道与往不同。特别好吃,宴毕问其故,侍者只好实情相

告。首领甚悦,随又传来努尔哈赤问此菜何名?努尔哈赤为讨吉利,并答道:“叫黄金肉。”自此,努尔哈赤遂得提擢。后来,努尔哈赤发迹为后金建立者,成了清朝第一个老祖宗,于是,每届大典,必令先上黄金肉,并当众讲述这段故事。从此,清朝各个皇帝便把黄金肉奉为至上珍馐,以示不忘祖上恩典与赏赐,继而被传为佳话。

鸡毛兑糖

王向阳

“鸡毛兑糖啰!”随着一声悠长的吆喝声,传来一阵拨浪鼓的敲击声,这是小时候经常听到的美妙声音。不一会儿,远近的小孩循声而至,围在鸡毛兑糖人的货郎担前,不肯离去。

货郎担的一头是装糖饼的铁盒,另一头是装针头线脑及玩具的木盒,盒子下面是装鸡毛等杂物的箩筐。铁盒里面的糖饼俗称薄荷糖,薄薄的,红红的,里面有密密麻麻的小孔,入口松软香甜,吸引小孩的眼球;木盒里面分成许多小方格,分别装着针线、纽扣、发夹等日常用品,吸引妇女的眼球。

小孩看到大糖饼,一阵风地跑回家中,翻箱倒柜,寻找可用来兑糖的东西。所谓鸡毛兑糖,最多的是鸡毛,也有鸭毛、鹅毛、羊毛等动物毛发,还有头发、牙膏壳、破鞋、甲鱼壳和鸡肫皮等。一同学的奶奶把每天梳头掉下来的头发团成一团,塞在竹椅的空洞里,一听到拨浪鼓的声音,就把那些头发拿出来兑糖,再给他吃,这是奶奶送给孙子的甜蜜。

敲糖人收下小孩递上的鸡毛等东西,放进箩筐内,先敲一块糖,不论大小,小孩肯定嘟囔太少了,于是敲糖人再敲一块更小的糖,作为添头,小孩大多心满意足,津津有味地享用。个别小孩仍不肯走开,会再小而又小地敲第三次,绝不会有第四次。

敲糖人三天两头上门,糖饼的诱惑太大了,家里的鸡毛有限,

有的小孩动起歪脑筋:趁敲糖人不注意的时候,几个小孩围在他的边上,挡住视线,另外几个小孩迅速从另一只箩筐里偷出两小捆鸡毛,再去兑糖。小孩舔着用偷来的鸡毛兑来的糖块,笑得前仰后合,敲糖人还蒙在鼓里。

家里的废品兑光了,我就用零钱换,一分钱一小块,两分钱一大块。大约是嘴馋吧,有一天换了两次,第三次再去换的时候,引起敲糖人的警觉,担心我偷了家里的钱,让爹娘知道了,找他算账。不得已,我把钱偷偷地塞给一个小伙伴,请他代为出面,换来的糖分给他一半。

敲糖人用糖饼换回农家的废品,分拣,晒干,有的卖给供销社,也有的将鸡毛挑选出来,做成掸子。鸡毛兑糖成为当年浙江义乌农民农闲时从事的一大产业。我曾听一位义乌的敲糖人说过,父子俩农闲时挑货郎担,一年赚两百元钱,相当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老家娶新娘送的一份聘礼。

一个同乡还记得小时候敲糖人借他家灶头熬薄荷糖的情景:先在锅里放些水,烧开后,放入斤把红糖,边熬边搅拌,等全部化成糖水了,放进白色苏打粉,锅里的糖浆一下子涌上来,用木勺舀到白铁盒里,薄薄一层。薄荷糖冷却了,他就用两个三角形的刀敲下几块,分给几个小孩。村里的老爷爷说:“义乌客人看中你家老的老、少的少,否则不敢在这里煎熬。”原来是怕薄荷糖的配方外泄。